

33.55
HFL

0173525

芙蓉园里女英雄

通讯集



毛主席语录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目 录

红心育苗

——记杨玉翠同志培养青年的故事 (1)

艰苦创业的带头人

——记七十二岁的女生产队长陈桂花 (12)

土寨银花

——记土家族姑娘彭继美为革命种棉的先进事迹 (22)

养猪姑娘

——记下乡知识青年焦爱桂 (30)

武陵山中向阳花

——记四〇三地质队“三·八”钻机组 (37)

劈浪飞舟

——记衡阳市航运公司衡松处女子船队 (47)

山区女司机

——记黔阳地区交通运输公司四十七车队女司机分队 (57)

红心育苗

——记杨玉翠同志培养青年的故事

在湖南省泸溪县小章公社川洞大队的青年政治夜校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在同团员、青年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林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罪行。这位老大娘就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川洞大队党支部书记杨玉翠同志。

杨玉翠同志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事迹很多，这里只介绍三个故事。

“难教”的孩子也教过来了

七队贫农社员张元考的独生儿子张贵，十八、九岁了，在春耕大忙时，却还没有出工。这孩子很难接受批评，他的父母对他也感到没有好多办法。

杨玉翠同志想：我们对张贵的情况，过去虽然都晓得，但是认为他在校有老师，在家有父母，党支部不必多管这些事。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资产阶级在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党支部怎么能不管呢？教育张贵，父母、老师固然有责任，党支部更有责任。

从这以后，杨玉翠同志几次拄着拐棍，提着马灯，跑到七

队去帮助教育张贵，那晓得，她嘴巴皮都讲干了，那孩子仍是两斗芝麻倒下去，没一粒入耳。一天晚上，她在苦口婆心地教育张贵时，张贵冲着她说：“年轻时不吃点穿点，到几时？我又不是吃你家穿你家的，管你屁事！”以后，这孩子一见她来了就避开，她从前门进来，张贵就从后门溜走。

杨玉翠并不灰心。她想：“这不是一般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大问题，你想方设法避开我，我得想方设法接近你。”正好这个时候，张贵家里准备搬家。杨玉翠想：“就让他家搬到我这里来吧！”第二天，她去找大队党支部同志商量这件事。

支部会上，有的赞成，有的却说：“张元考就这么一根独苗，从小娇生惯养，将来成龙成虫还不一定，何苦在他身上费神！”

“这种看法不对！”杨玉翠耐心地说服大家：“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张贵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是张元考的独苗，但过去他家祖祖辈辈受穷，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他，教育他，使他知道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就会成为一根好苗。”

不久，七队全寨老小，把张贵的家，从三里多路的地方搬到杨玉翠这个寨子里来了。从此，杨玉翠更加抓紧对张贵的教育，她请老贫农给张贵讲村史，讲家史，讲解放以来的阶级斗争史，并搜集一些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破衣烂被、破锅烂瓢、讨米棍、要饭篮等对张贵进行教育。

一天，杨玉翠拿着一件破棉衣、一只破碗，对张贵说：“这件破棉衣，是一户贫农穿了三代留下来的；这只破碗，是那个

贫农讨米用过的。可是，现在有些人把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这件破棉衣就是张贵的祖父和父亲穿过的，这只破碗就是张元考讨米用过的东西。张贵听着听着，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直流地说：“我忘了本，你骂我，你打我吧！”从此以后，张贵开始回心转意，吃喝玩乐的脾气改了，参加劳动的积极性高了，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连续被评为积极分子。

过了两年，张贵的“老病”又有点复发，白天出工不积极，出工也是没精打采，晚上不来政治夜校学习。

一次，杨玉翠从坡上回来，看到张贵在屋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入了迷。她走上前去，张贵赶忙就把书藏起来了。杨玉翠没有马上追问，但心里立刻警觉起来。后来，她了解到张贵看的是黄色书籍，她想，这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尖锐斗争！阶级敌人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一代，我们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必须把青年引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于是，她天天晚上同张贵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天晚上，他们学完《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后，杨玉翠问张贵：“白求恩是那里人？”

“是加拿大人。”

“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哇？”

“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嘛！”

“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革命，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

张贵看到问到自己头上来了，脸唰地一下红了。

杨玉翠紧接着说：“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革命牺牲了，这是国际主义精神；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好吃懒做，要别人养活自己，这又是什么精神！？张贵呀，党和毛主席要青年人学习白求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要我们学习‘三侠五义’中的‘豪杰’，到底应该向谁学习呀？”

……。

从这次谈话以后，张贵有好几个晚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党支部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千方百计把我往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引；一些心怀鬼胎的坏分子，口蜜腹剑，只想把我往反革命路上拉，我决不能上当受骗啊！第三天晚上，他一把火就将那些黄色书籍烧了。在一次批判会上，张贵还揭发了第九生产队一个坏分子所散布的“年轻时不吃点穿点到几时”的谬论，检举了这个坏分子给青年人讲黄色故事、借黄色书籍给青年人看的罪行。

为了鼓励张贵上进，杨玉翠又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几本马列书籍。从这以后，张贵专心专意读起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来了，他刻苦钻研，时常读到深夜。两年多来，他已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写了一百多篇学习心得。

雨露滋润禾苗壮。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经过杨玉翠的耐心培育，张贵的思想进步很快。去年，他已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和民兵排排长。去年，公社要从大队选拔一名优秀青年去公社担任虫情测报员，大家一致推荐张贵。当他离开川洞时，贫下中农都说：“在川洞，‘难教’的孩子也教过来了。”

“苗家好姑娘”

一九六八年，十七岁的张慧君从泸溪县第一中学毕业后，听说自己被分配到川洞大队插队落户，真是高兴极了。她想：川洞大队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杨玉翠的家乡，到那里去生活一定过得不错。于是，接到通知不几天，她背起背包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川洞。

可是，一到川洞，住的是木房，点的是油灯，开门就爬坡，听的是苗话，白天看到的是深山峡谷，晚上听到的是蛙叫虫鸣，……她心里直嘀咕：“难道这就是我要生活一辈子的地方吗？”过了一段时间，开始了紧张的劳动，这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小姑娘来讲，确实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艰苦。这样，她就嚷着要请假回家了。队里见她年纪小，以为她才离开父母不习惯，就同意她回去看看，那晓得，这一去，她再也不肯回来了。队里托人带了两次信，仍然没见她的影子。

杨玉翠心想：党和人民把这批知识青年交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关心他们，教育他们，“她不来，我们去！”杨玉翠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走了五十多里山路，到县城去接慧君。

夜深人静，杨玉翠还在耐心地和慧君谈话：“慧君呀，农村是多么需要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苗家人民是多么希望你们去，我来时，贫协主任、生产队长都说，这次，一定要把慧君请来噢！”她停了停又说：“农村，暂时是艰苦些，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过这样的教导：‘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晚上，慧君想着在川洞的情景，翻来复去睡不安：到川洞的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杨玉翠等七户贫下中农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住，把自己的家具让出来给我们使，把最好的菜给我们吃；劳动的第一天，贫协主任手把手地教；在劳动中受了伤，贫农老大娘把自己的衣服撕下来替我包扎；在工作中做出了哪怕只一点点成绩，贫下中农也要记上“功劳簿”，大会小会都表扬，……。想到这里，她难过极了，翻身下床，马上整理行装，第二天回到了川洞。

慧君劳动积极起来了，一年十二个月，月月出满勤，轻活重活她都干，贫下中农竖起大拇指夸奖她“有进步！”杨玉翠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两年过去了。一次，慧君回家探亲，听说有的同学进了工厂，有的当了教师，她的思想起了一些波动。

杨玉翠看到慧君这次回来，情绪有点不正常，心想：“是不是看到别人进了工厂，当了教师，引起了思想波动？思想工作是不能停顿的，一定要对她继续进行前途理想的教育。”

晚上，杨玉翠把慧君叫到自己家里，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接着，她对慧君说：“什么是我们的理想和前途呢？我认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前途和理想。你看，我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和贫下中农不都是这样有志气的无产阶级硬骨头吗！拿我们川洞来说吧，过去这里是‘一穷二白’的地方，稻谷平均亩产只三百多斤，每年吃饭靠统

销，用钱靠贷款。一九六四年以来，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把一个穷山恶水的苗寨，建设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农村，粮食、生猪跨《纲要》，不但不要统销、贷款，每年还向国家交售粮食十多万斤，生猪两百多头，油六千多斤。十年来，我们就向国家贡献粮食九十二万斤，生猪一千二百多头，油三万六千多斤。现在，家家有余粮，多数户有存款。这些，都是贫下中农辛勤劳动的结果呀！”

接着，杨玉翠又召集知识青年座谈接受再教育的体会，让他们互相启发，互相鼓舞，互相教育。

党支部书重心长的谈话，同学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使慧君心情十分激动，她嘴里没说，却暗自下定决心：要彻底清除头脑中“下乡吃亏论”的毒素，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五年时间过去了，张慧君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思想觉悟大提高，贫下中农推选她当了大队民兵副营长。她扎根农村的思想越来越牢固，县里几次招工招生，她都没有去，坚持留在川洞。去年，县里又要招收一批新教师，贫下中农又推荐了她，公社党委也批准了。一天，杨玉翠高高兴兴地拿来一张表要她填写，可是，此时慧君想的却是：川洞大队将要修筑的一条隧洞在等着自己去测量，民工上工地后还缺少一个炊事员，……她想了很多很多。“我要留在这里和贫下中农一起战斗！”她将她的想法告诉了杨玉翠，取得了公社党委的同意，愉快地同二十多名贫下中农走上了工地。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打通了一条一百七十多米长、能灌田一百多亩的石

岩隧洞渠道。当哗哗的流水灌进稻田时，贫下中农个个兴高采烈，指着张慧君说：这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亲手培养的“苗家好姑娘”。

三上自花门

在大队的评模会上，大家一致评选女青年符自花为劳动模范。

六年来，符自花为集体饲养的八头母猪、一头种公猪，发展了小猪八百六十多头，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

可是，自花喂猪并不是一帆风顺，它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一九六四年，第七生产队办起了集体猪场，有八头母猪，一头种公猪。猪场办起来后，前后经过几届饲养员，都没有把猪喂好，母猪空怀多，子猪成活少，社员们议论纷纷，有的甚至提出把猪场撤掉。

后来，有人提议：“符自花，人年轻，手脚勤快，办事利索，若是她肯去喂猪，保险能把猪喂好。”可是，队干部找了她两次，她高低不干。这样，动员自花养猪的事，就落在杨玉翠的身上了。

“自花，队里决定要你去喂猪，你有什么意见？”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天晚上，杨玉翠上门问自花。

自花看到六十多岁的党支部书亲自上门来动员，嘴里没有吭声，心里却在想着：喂猪，又脏又臭，还要喂公猪，我怎么能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

杨玉翠看透了她的心思，劝她说：“养猪本是一个苦差事，

脏门路，但为了集体，我们共青团员不去，谁去？为了革命，我们青年人不干，谁干？自花呀，你刚来时，不是对我说，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吗？今天，党支部决定要你去喂猪，你怎么不吭声了呢？”

几句简单的问话，却象一道道动员令。自花想起出嫁前夕，娘家那边团支部书记的嘱咐：“自花，在这里，你是好样的，是优秀的共青团员，党叫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到川洞去，也应该这样，劳动生产上，千万不能挑肥拣瘦。这就是团支部送你出嫁的一份礼物。”想到这里，她高兴地向杨玉翠保证：“党分配我喂猪，我就喂猪吧；工作总得有人做。集体猪场一定要办好，决不能撤！”

自花自从当上了饲养员以后，全部精力都集中到饲养生猪的工作上了。她把场里场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在猪栏周围用药物消毒；热天，把母猪小猪一头头赶下溪沟里洗澡；冬天，把猪栏扎得牢牢实实；母猪不吃潲，她一瓢一瓢地喂；小猪不吃奶，她把米磨成粉，调成糊糊喂小猪。有次，母猪下崽了，她不怕脏，不怕腥，一个个地去接，几天几夜没有离开猪栏。在她的精心饲养下，头一年就打了个漂亮仗，为集体发展生猪一百二十头。

两年来，自花喂猪一直很顺利，可是，到一九六九年时，有一次，十几头小猪得了急病，自花跑了十多里路去找兽医，等她回来，小猪东倒一个，西倒一个，死在猪栏里。自花急得要哭，个别人还讲讥刺话：“自花喂猪，我们要多种点辣椒，好炒死猪肉！”自花怄了气，跑到支书家里，没好气地说：“喂猪，

你们去找别人，我再也不干这号‘背时’事了。”

杨玉翠又一次来到自花家里，亲切地安慰自花，肯定了自花养猪的成绩，并且给自花讲了全州养猪模范、大庸县元古坪公社红星大队饲养员李兴青为革命养猪的故事。

“你看李兴青怎么样？”

自花回答说：“值得我学习。”

“那一点值得你学习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是啰，如果你也象她那样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那里会来这场气？”杨玉翠继续往下说：“你再好好想一想，对照李兴青找差距，看看还应该在那些方面下点功夫。”

晚上，自花想着想着，心里亮堂起来：“是呀，过去，猪一生病，就去找兽医，兽医不在家，就眼鼓鼓地看着它们死去。如果自己学会了给猪治病，那不是方便得多了吗？”

从那时起，自花就学起兽医来了。她学会了给猪打针，走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拜访了十多名草医，认识了五十多种草药，还经常背着背篓，踏着悬岩陡壁去采集药物。由于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学会了给猪治病，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死猪现象了。

一九七一年，队里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看到子猪跌价，扬言要杀掉母猪，并且不顾自花的反对，扣发猪饲料。自花泄气了。

杨玉翠三次上了自花的门。“自花，为什么事又不高兴呀？”自花一一五一十地反映了情况，杨玉翠极力支持自花的做法，并

鼓励她说：“自花呀，你不是时常说要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吗？现在，这场斗争已经反映到猪场里来了，你必须坚持斗下去！”支部书记坚定有力的语言，增强了自花斗争的勇气。

在支部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上，自花和贫下中农一起狠批了“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倾向，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在这次斗争中，她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从此以后，不管来自那方面的干扰，她总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集体猪场越办越好。

园丁的辛勤浇灌，迎来了鲜花盛开，杨玉翠就是一位革命的园丁，颗颗幼苗在她的精心培育下，茁壮成长。十多年来，川洞大队先后有四十五人入了党，九人被选拔为国家干部，有六十九人被选进了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现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为了革命事业，仍然诲人不倦，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一代幼苗，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努力不懈！

艰苦创业的带头人

——记七十二岁的女生产队长陈桂花

都庞岭下，潇湘河畔，飘扬着一面农业学大寨的红旗——零陵县接里桥公社北斗边生产队。

北斗边，这个旧社会的穷山沟，今天换上了新装：那一口口碧波荡漾的山塘，那一行行花繁叶茂的果树，交相映辉。田野里，稻菽千层浪；畜牧场，猪羊膘肥体壮。一九七二年在严重干旱的袭击下，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十一万三千斤，比十年前整整增加了十万斤。粮食平均亩产在连续三年跨《纲要》的基础上，达到了一千零三十六斤；棉花亩产皮棉一百二十七斤；生猪每人平均一点七头。十七户社员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

人们谈起北斗边的十年巨变，无不欢欣鼓舞，也自然想起那位艰苦奋斗的带头人——七十二岁高龄的女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陈桂花。

立志改造穷山沟

北斗边，原是零陵县有名的老灾区。解放前，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火烧地，碟子塘，十年难收一年粮，丢下禾镰无米煮，背井离乡逃四方。”解放后，北斗边人民翻了身。但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五九年冬，

正在前进中的北斗边，竟被当作背不起的“烂包袱”给甩掉了。十户社员全部搬到了四华里外的地方居住，一百多亩土地被荒弃了。

在那乱云飞渡的日子里，陈桂花吃不香，睡不好，心情非常沉重。她独自踱回北斗边，看着那蒿草丛生的田地，不禁想起一件件辛酸的往事：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北斗边连年天灾、病疫、兵祸，把全村二十四户八十多人，折磨得只剩下七户二十几个人。自己七岁当童养媳，十二岁跟公公下地学种田，十五岁扶犁掌耙做长工。一九四九年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北斗边解放了！贫下中农永远结束了奴隶生活，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正当大伙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团结战斗的时候，忽然从阴暗的角落里刮来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树木被砍倒了，田土也成了茅草地。这分明是要把我们贫下中农从金光大道上拉回到黑暗的斜路上去呀！想到这里，陈桂花“嚯”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决不上这个当！”

这天晚上，陈桂花把十户社员邀集在一起，谈了自己的想法。她说：“千条路，万条路，我们贫下中农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搬回北斗边，改造穷山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分田单干再走回头路。”一九六二年二月，在党组织的支持下，陈桂花带领十户社员重返北斗边。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改造北斗边，可真不容易呀！当时全队大小四十人，一百二十多亩土地，田土虽多，但都是一些“干鱼脑壳”——啃不动。一九六三年遇上大旱，只收了七千来斤瘪谷。这一年，国家给

了他们七千斤借销粮，五百元救济款。贫下中农万分感激党的关怀，决心改造北斗边。但也有少数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失去了信心，认为北斗边水缺、地薄、石头多，再使劲也是桌子底下放风筝——上不了。

是坚持斗争，还是再次搬家？北斗边贫下中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深秋的一个夜晚，陈桂花召开了队委会，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增强了队委改造北斗边的信心。大家说：“北斗边虽然穷，但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穷志短，不敢和困难作斗争。要改变穷山沟的面貌，首先要树雄心立壮志。”

第二天清早，陈桂花跑到几户老长工家里，找来讨米棍，寻来要饭篮。她还把自己穿过几十年的一件烂棉衣和补钉加补钉的一件烂布衫也翻了出来。然后，召集全村男女老少开忆苦会。人们从家史谈到村史，从阶级仇感到民族恨，痛说北斗边血泪斑斑的历史：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在村里烧杀抢掠，一次就在獐子岩活活烧死二十二人；一九四五年遭大旱，全村又活活饿死十二人。两年光景死了一半多贫苦农民……。忆过去，看今天，真是两个天地呀！大家谈着，个个满眼泪花，心潮激荡。这时，陈桂花说：“毛主席把我们从苦海里救出来，给了我们的田土，我们一定要扎根北斗边，开辟新天地！”

会场上，响起了贫下中农春雷般的声音：“我们苦干三五年，定叫北斗边改变面貌！”